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1382/1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三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三九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明書一百七十一卷(二)

〔清〕傅維鱗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本誠堂刻本

.....

明書一百七十一卷(二)

〔清〕傅維鱗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本誠
堂刻本

明書第七十四卷

史官傅維鱗集

志十六

邊防志

史官論曰書禹貢辨五服之等句爲王畿侯比土中綏列
外蕃而要荒爲戎狄於內外深辨其綏服二等曰揆文
奮武衛蓋其慎哉周人九服之制因之而要荒曰藩鎮
藩故書戒通道詩謹簿伐而春秋尤致嚴之故天子有道
守在四鄰天子卑守在諸侯言哉言乎乃周官固封疆備
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扼走集不廢險固之用而掌

明書

卷七十四

固司險于職事修守戰號戒者甚密易曰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則險用之大亦焉可廢哉戰國下衰冠帶之國爭
攻奪而燕趙秦皆瀕邊各築長城爲控拒計其後秦使蒙
恬奮擊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遶山巖壑豁谷起臨洮抵
遼萬餘里築亭障並侯衛廢而邊防重天子之自爲守始
此漢因平城後雖和親往往躡入殺長吏無寧歲卽孝武
出師征伐攘之幕徵然而億矣晉衰之禍所不忍言唐因
而成功而加戎轉邊多苦勞惟張仁愿入漠南築三受降
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而牧馬至今稱之石晉割獻之後
朱祖每對侍臣歎歎激昂大加痛斃厥嗣不惟不能復

明書

卷七十四

二

益創以至於此嗟乎歷稽前代治亂強弱成由邊而况明耶明幅員綿邈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爲邊者九千餘里北接朝鮮南連交趾守海者萬五千里諸制築堞障屯戍君臣日吐嚮慕咽於斯蓋有難以言語形容者夫梯航王享蹂躪侵掠無攸於異古云天道無親惟德是助遠人何常慎德乃賓邊防之本在朝廷而不在荒徼兵燹之間也觀三代之書而後之爲治者可知矣茲採明之始終邊事與其籌謀之要者著於篇以俟後之誦讀者覽焉作邊防志

明興汛掃寰宇際天極地揮拓四表遠達萬邦而太宗卽故莫藩地爲京師揭古冀北垂於城垣之上炭山負海固擬峭固本太行與鴈門諸山塞垣連絡據乎要險居庸東折玉帶神嶺諸山環擁拱揖諸陵在焉故居庸爲京師北門隸薊鎮薊舊鎮大寧卽兀良哈名額大寧福餘三衛地爲藩鎮甚設循居庸左轉爲滎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所謂渝關也控遼東爲遼陽鎮又東薄於海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之郊而宣府大同宿重兵鎮焉宜府大同漢上谷雲中也而大同平川曠野黃砂白草故敵患特鍾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中獨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卽元扎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關馬二關扼焉而重兵鎮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爲鴈門寧武

明書

卷七十四

三

偏頭三關隸山西起代郡外接大同內經太原北境西盡雍河而鴈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右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唐所謂三受降城也在河北後內遷失險而延綏因徙榆林榆林險將勇士力人呼爲蒙駝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句望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而南東阻河守在花馬池包固原其中自敵得套固原改開城州地益重與寧夏爲唇齒爲敵衝又自賀蘭山直西至鎮蕃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漢所謂河西四郡武帝置之斷匈奴臂者也明初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京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蕃莊浪四衛列鎮河外外薄於沙漠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左番右驛肅州尤孤此皆自京西右轉而循西以爲徵者也自蘭州南抵岷州文界西番與四川接壤同其苦患又西南出爲雲南古稱滇南轉爲貴州又東南轉爲嶺表中包湘楚跨百粵三江而諸彝蠻蠻楚種苗狼狽叢保之屬各窟宅其中大者無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然稍奉約束聽羈縻庫而統于藩省撫巡示威宣德而鄧陽蒼梧南輦爲重鎮自京師東薄大海泛登萊包淮揚南際於閩廣潯洋萬里通四瀆八表爲一襟慮

獨在後此明之幅員遼闊設險守國之大畧也初太祖既定天下卽元都設北平都司卽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立興營諸屯衛建寧藩其中與遼東宜府東西相羅絡爲外邊已遣魏國公達率列侯北巡遼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闢修隘爲內邊故薊州西接居庸東負海盡瀕陽盧龍稱雄鎮設衛開平置八驛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興和萬全爲要地遼陽既下不都縣獨置衛所填之權衛事良佐言本衛地遼遠僻處海隅肘腋間皆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撫軍民且益之兵於是置都衛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總轄遼東軍填焉而遼陽開元有安

明書

卷七十四

四

樂自在二州處保塞降彝於是大學士宋訥上策言今遼內旣安蠻彝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棄弗討則歲久滋虞討之則士馬疲耗餽餉艱費非所以靖天下也陛下誠討安萬世則莫若固邊而固邊在足食足食在屯田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入寇後將軍克國將四萬騎分屯邊遼九郡禦之單于爲引遁以四萬騎而分屯九郡恭布星列而充國于其中統制之當時分畫禦可想見今諸將中豈無智謀勇畧如克國其人者哉誠選其良出屯遼東西約五百里隨遠近難易爲屯屯各有分地率所領衛兵耕作其中而時訓練之彼此相望首尾相應敵至則戰敵去

則耕此久長之策也上大善之命諸將屯練以備遼於是勅後軍都督言曩敵衆近塞兵衛未設故設兵守關今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爲守禦又敵遼遁而山海關又以戍守廢屯田養馬非計也自今一片石等關止存戍卒足瞭望賊逋迤而止餘悉令屯田當是時上以天下甫定垂意遼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寧夏至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各手勅勞諭令固疆圉諭遼東帥曰沿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旣寧期必戍守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命北尋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冬十有二月寇我金州爾指揮雲等忠義于天苦同士卒以寡

明書

卷七十四

五

敵致遼蓋諸將深謀扼險渠魁以獲朕甚嘉之勞海南衛指揮勅曰南溟浩瀚中有甸瀋方數千里地多炎熱時多瘴雲卿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勞西涼指揮勅曰朕惟涼州之域北控□沙西南制戎羌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若退金風生爾禦邊勞甚朕甚閔之茲特遣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懷多仁以服戎羌勞寧夏帥曰寧夏之地背山面河□人介之以爲旅拒昔趙元昊用之衆大將軍掃清河漢今命爾守此關內之北門□人之前巨卿其晨昏深謀無怠下至昌國守禦千戶所亦御札存問而勅大帥武定侯英言遼東遼軍已苦甚毋營繕盡其力

今後作軍皆勇力善戰之士奈何乎勞之近高麗表奏言
多不實聞彼自國中至於鴨綠江皆備軍糧驛各數萬石
且招東寧女直人入境此其意欲有爲也朕觀高麗自古
時與中國構兵今遼東糧之士困憊不即發沙嶺者賑必
且啟招誘逃之心非完計也其止他營造立營屋以居
士十年後繕作未晚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
也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高麗龍州民自言遼願帥
衆降未審將軍當識其計否人情孰不安土重遷豈有舍
桑梓而歸異國者此其詐也况中國始寧當養兵息民慎
毋妄生事開邊隙令外尋藉口傳曰毋納通逃符至其聞

明書

卷七十四

六

諭出境會士卒饋遼左有溺丹者上諭羣臣言昔遼地平
元時至富饒朕往至行省統焉以其地早寒土曠不欲以
建置煩民罷之立衛戍守歲輸餼非獲已中每以爲憂今
聞有溺死者爲終夕不寐其議屯田圖長利焉而中書省
上言西北齒歸附者衆不宜處之遼當散之內地土曰凡
治胡人必順其性胡人地寒若遷之內地則去寒而卽寒
失其本性易亂不若順而撫之使其歸遼地擗水草草牧
異日可無五胡之變嘗命魏公達曹公文忠往山西北平
練兵諭之曰處太平者毋忘戰畧荒裔者重守邊朕同卿
等起布衣定禍亂勤勞有歲似亦少休然念創業之勤及

思古人居安慮危之戒弗敢自寧今命卿等各于其地練
士卒葺城池嚴守備使邊境寧則朕無西北憂卿等亦可
高枕矣達等頓首曰陛下宵旰憂勤不忘武備古云天子
有道守在四鄰臣等敢不恭命上復戒曰禦邊之道必以
持重若黠武窮兵朕所痛惡卿等念之而淮安侯雲龍中
山侯和穎川侯友德等以次遣皆臨軒諭道巡諸邊諸將
意如此當是時制邊之策惟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
功成而山海發憤怙阻險時竊發爲暴上每勅將軍往訊
輒戒之曰必無深入窮巢穴無逐利輕動但令自屏遠噪
息無爲郡縣擾可也而祖訓申典言四方諸彝皆限山阻

明書

卷七十四

七

海僻處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也使不
自量而擾邊則不祥彼作宜捕逐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
輕用兵肆伐亦不祥甚哉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食
一時利便興兵傷民切記其不可惟□戎密邇西北邊世
爲患必選時練兵時謹備焉噫至哉訓矣始寧王王蕭時
太寧朵顏福寧三衛韓故獮悍力戰而戌卒皆中州選德
之衆苦北地寒日夜謀思歸會朝廷削王三護衛而燕
起遂大師兼程趨大寧擁王與偕南招諸□及思歸戌卒
以從以大寧地許三衛戎使助戰戰疾力及敗元永樂乃
遂徙北平行都司于保定爲大寧都司而散與營諸衛于

京甸於是盡故大寧白雲紅螺地界三衛彝俾世爲外藩已封元裔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分其衆居苦谿城而關外設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衛皆本西北彝爲號名設衛填焉而時遣親臣大學士榮行巡邊已守臣元孽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數患邊上命榮馳至陝會彭城侯彬計之榮還言赤斤出嘉峪關且千里地苦險乏水草而餉艱又天沍寒士疲馬瘠不可輒用兵且小醜當自歸不足患也上從之而老的罕果自來歸時天子歲伐□往往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太息曰吾戚此殘敵吾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

明書 卷七十四 八

夏吾高枕可無事西北邊矣已大寧既界三衛彝遼東西與宣府聲援不易通興和亦隨廢而開平失固然是時上甚英武數伐□犂其庭敵益遠遁又死降相繼敵僵尸積息百疊諸戒重譚奉琛固無爲議邊矣先是敵犯遼東者指揮永禦之戰不力會入朝又匿不以聞上怒立誅之機諭天下都司衛所言諸有盜賊及敵聲息不以聞者鎮守官而下罪視此蓋嚴邊巨欺敵之誅如此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所屬衛以屯種妨團操請令團操便上諭兵部曰團操急固當然食不足將誰與守宜視地勢險制多寡之數陽和留十之四天城朔方留十之三蔚州留十之

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爲著令其重營屯如此又勅寧夏邊將言寧夏屯所多敵猝至各屯孤必且先受掠苦可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浚濠廣丈有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城開八門諸旁近屯駐輜重糧草其中無警則居本屯事耕牧毋情有警則驅馬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卽寇至無所掠而邊完此特屯守事朕過計如此諸戰守畫將軍其熟思蓋周防至於此車里宣慰司土彝與威遠土知州隙攻執之嗣西平侯晟請討上謂兵部曰兵易動難安一舉而易傷人必多且小彝固可以文告下也乃勅晟責諭彝彝悔罪而解其時如古北路諸小關皆塞關內外沿途皆築烽墩嘗遣書諭趙王高燾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每邊報至惟謹守諸扼未嘗遣人輕出昔中山武寧王以元勳亦惟嚴守備慎防出入故無敗厥後凡遇警第固守毋輕出兵而諸邊各險惡地皆崇石垣深溝塹每山皆戍守有警則傳大砲其戒禦若此宣宗皇帝自爲太孫時從北伐習兵元年平漢二年巡邊破兀良哈之衆□益警懼而上嘗勅諸邊將言古人制戎彝惟在備邊若城堡堅固土練糧足瞭望嚴密患敵哉顧獨苦玩慢自頃邊耳當是時邊民有陷敵中得亡歸者上念其脫萬死自歸可憫優卹復家爲著令正統初天子幼冲皇太后

明書 卷七十四 九

倚輔臣經大政朝廷清明都御史羅亨信巡邊遇□于安
與都督蔣貴用指揮安敬議留不進亨信直馳抵其營責
之曰汝受國恩厚今臨陣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乎且汝
獨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與死敵貴等色動而以芻糧不繼
爲解亨信卽露章劾貴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乞誅以振
法於是命兵尚書王驥出行邊驥馳至甘肅閱邊備濶甚
莊浪永昌山丹諸路守兵少烽堠不飭軍無律而命亂慨
然嘆曰邊防如此而欲敵無侵軼難矣翼日大集衆轅門
問曰先年大軍遇敵於魚海先退者爲誰衆咸叩首曰都
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以徇曰自今遇敵畏縮前却者視此

明書

卷七十四

十

一軍股慄因謹斥堠整部伍申訓練利器械會敵犯莊浪
擊敗之選甘州卒五萬留屯而定爲更代番上法省輪運
已乃還明年敵復入驤復出行邊與都督貴太監營安初
破敵於鐵門關再襲於狼心山酋以走死時侍郎柴車總
陝西嚴都指揮能以其人冒功車奏罷所陞官能訴之上
上許復而車持不可曰詳冒如能者非一臣方有按覈以
肅法今肯能如餘人何詔鐫能秩而賜車金絳從二品肅
時參將石亨請科大同民三丁取一以戍邊勅軍餘盡撥
屯種量畝起科都御史亨信言敵方驕悍邊地疎薄民疲
困復驅使實伍勒令起科是絕其衣食之路而迫使逃亡

也揆今時勢宜布恩信以結人心人心得則邊固矣事
得寢其後王振擅權而雲南麓川彝思任發叛頗擾邊疆
甸蠻自詭必得其要餽請致師聞振欲示威遠發於是命
定西伯蔣貴總兵太監吉祥監軍兵尚書王驥督大師討
之而閩浙盜起翰林侍讀劉球上言帝王馭羣不窮兵
於小彘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麓川連歲用
兵士卒死者十七八軍資罄賞不可勝計借令緬甸言果
信具得其首寇不過獻俘大廷礫諸市泉諸道而已而緬
甸蠻必且挾以爲功將與水邦求麓川以爲分不與則致
怨與之則兩彝坐大是戒一麓川生二麓川也何益脫有

明書

卷七十四

十一

蹉跌又兵爭方始皇上慎重死四多所矜貸於天地好生
之心合而欲得一失地連窺之西驅十餘萬無罪之人就
死地以從之豈非過哉今北□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
歲增貢使以規俯仰包藏禍心未易可察而思任發依阻
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置豺狼而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
荒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宜勅尚書驤會思機發
削四面之地分新附之衆而宥其罪罷川廣貴州之師以
息民其西北諸邊時遣給事中御史行巡謹烽燧修墩堡
選將練卒廣屯田豐糧餉爲意外之防書上遂振怒死制
獄中麓川本僻遠發不當中國一郡發兵十五萬轉餉半

天下當盛暑行師而黔國公晟戰不利道病卒都督方政戰死蓋大師三動連兵十年士傷死無算僅以破克而中國益耗病振顧益驕都御史羅亨信言□也先屢生事爲憂端此其發不遠宜預於直北要害增城堡爲備不聽已也先寇大同振主親征因遂有土木之變嗚呼閣之無良乃禍抵此哉當是時天下幾搖賴廟謨而定語具四國傳中方英宗稱上皇在迤北時敵挾至紫荆至大同已長驅至京師西北關於是召宣府遼東兵入衛破敵固安總兵郭登又破之大同敵北出塞都御史羅通襲破之扈羊山時邊城覆陷而大臣有奏請留遼將守都城者諸邊孤危

明書

卷七十四

主

□警貝及至民大駭相訐棄城走都御史亨信督宣府守劍生城門令曰敢出城者手刃之而奮將士爲死守衆始定會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敵騎何以薄都城故邊關不固卽京師完亦僅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如郊廟社稷壇壝何如田野生民荼毒何宜急遣居庸府兵還鎮奏可而遼人差安當是時侍講劉定之疏十事畧言昨紫荆居庸等關旣不能禦敵之人又不能退敵之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單微亭障缺敗蹊隧縱橫而然非朝夕之積也宜增兵懷防繕亭塞障豁隧如古者

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縱橫掘塹爲地網因其水泉隨處停瀦爲水網或多樹榆柳以制奔逐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往降胡多留居京甸授官給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或衝關塞奔歸故里或棄機便肆爲寇掠今宜乘大兵方集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爲婚姻變其衣服被以華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庶省俸給而無後憂是時兵尚書謙以忠力爲天子所倚信柄國昌平侯洪奏請遣都御史通出鴈門護行通意不欲行疏言謙洪本建此畫獨委難於臣乞令與臣俱謙卽跪言今國家多事非臣

明書

卷七十四

主

子辭難之日臣謙詣山西事固當往請得行上不許仍令通謙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臨清以襟喉清河而獨石驛營等八城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持不可曰獨石寨則府懷來不可守宣府懷來不可守則京師孤矣命都督安往鎮遷給事中政以參政贊軍於是安宿師龍門關且戰且守而盛列上利害可興革者八條次第行乃設暖舖便行旅均蔬圃給將士贍死扶傷興學練士請官給買牛種摘戊卒不任職者驅之耕課歲糧佐興遄大惟洽而完先旣以大寧界蘇諸彝裂險阻關門庭時殘遼士而要官自若喜峰密雲白羊諸屯堡縮縮自係在宣府臂左脅

而勢孤在盧龍譬後背偃僂而前難任在遼海爲扼吭於諸陵爲左腹迫切憂土木之變三衛彝實鄉導以行及也先裁其主脫脫不花而自立遣使貢少保謙言也先惡不可悔其名朝貢或以憐我不可徂也獨議遼大同爲京北巨鎮爲山西鴈門倒馬諸關一帶藩籬而遼東宣府延安寧夏甘肅並稱要害一處稍控互相搖動不可不備已都御史鄒來學議自永平山海至猪頭凡千三百餘里新營堡三十四墩塞百一十七營委指揮一員管束每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一員提督之諸營堡內簡其銳分四屯駐操無事時不守關獨專訓練有警照平日所分信地

明書

卷七十四

古

策應而輕健耐走知地里便藏伏者聚一營爲緩急使關重置關馬石堵布渠落使峻陟狹隘旁積木石而分務校填防之墩臺連絡烽火相望冠小至營各駐操毋動獨本所定策應營赴之寇大至始通調赴敵所至左右營指前用後爲截勦計如此則我兵乘險伺便物力不屈彼衆雖暴譬蛇豕投奔中亦安所得肆哉其密雲東自河口至墓田峪路經八百餘里闕七十墩塞百五十六營堡八其沿邊平漫地皆修削偏坡其關口倍薄墻卑深壕重守焉其分地一太監一御史鎮古北口若遼東則以都指揮主之遼西亦都指揮主之其潮河川龍王峪五寨地平漫

隄防平居畫地而守然且不給卽有警何措今照石匣驛於東西地里適均饒水草可屯營處建駐操營其中取海運官軍及近京衛備京操官軍摘屯駐團操便而謙復爲上言大同民生長遼安便其俗習性勇悍慣戰而遼南廣成衛所軍苦逃亡卽清勾徒擾況清軍不足因靠損民而大同之他戍卒詣臣言地方艱難得就近補伍願自備鞍馬詭殺賊自效不敢妄支糧賞臣愚以爲國政有經權而邊情有緩急今大同急矣如因人情之便而權之今大同等府僉附近軍實衛多則另立衛所分轄仍除其原籍衛所籍名毋清勾則士卒免離鄉背井之苦家室田作撫

明書

卷七十四

主

卹而教練之一旦有警祖宗墳墓宗族產業之故繁其中心將樂戰効死其與調山西河南卒王客堅脆功相萬也皆報行當是時諸籌邊固圍之畫井井中要會故邊鄙不聳民忘大創焉時大同一老卒訟定襄伯登承勅命掛印總兵而副都御史年富倚風憲並坐專號令爲越職不法下尚書少保謙糾言昔齊田穰苴以布衣監貴臣莊賈軍賈違法穰苴立斬賈而破秦晉之師唐裴度以御史中丞督淮西軍所督者皆名王上公爲使相者也用平淮蔡弼廷酌古今之宜用文職大臣充提督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號令賞罰得守便宜行都御史爲朝廷風紀之司於

伯無屬坐總兵官左固當且卒安得言而妄言撓軍當誅
詔誅卒蓋是時大同卒業橫放不制如此矣微廟畫無法
制主用豈復有軍哉時都御史秉督邊儲賦牛種給貧者
督之耕塞屯口起邊儲充足會瓦剌入貢秉疏言迤北使
臣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八貢外今存養宜府支草料
臣按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不過二萬石給我士馬尚
且不足其何以供敵往永樂宣德時敵使進馬官駝不堪
者令退牧塞地毋入境住剽得窺伺正統間許牧大同故
敵得訓知地險數犯邊今敵畜多恐其計不止爲國費重
慎防如此已瓦剌以前所掠男女諸邊請易米朝報許大
明書 卷七十四 七
口一石小口五斗事下敵不易秉口與之粟石軍吏以遺
制爭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彝人俘耶專之而得罪不敢
辭也事聞上嘆賞已劾總兵紀廣上言邊圍孔亟不得以
微文掊大將下御史覈報詔秉還言官交章言以邊將故
還總督後無以明威秉得留天順中敵犯甘京大學士賢
請起前都御史竝督軍明年叅政尹旻以敵退河開請罷
師議者懼有後警難之賢曰兵在外可暫不可久暫爲勤
久則老且敵安可常若虞其復來宿大兵不解是無終已
時也今陝民疲困已極不及河開時罷軍寬其供億民必
逃民逃則軍之興雖欲久宿師無由也且今歲邊民不得

耕邊愈益匱當如邊何莫若勅陝西軍屯耕境上嚴爲防
諸調卒盡撤可也師得罷固原土達滿四者明初歸附羌
也處平涼固原間今闕荒穢以居以畜牧射獵爲生號滿
家營成化初爲官司所名捕索之賄而反據石城數月有
衆二萬石城山四面皆峭壁高數十仞頂平廣可容數千
人詔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失利賊益猖獗詔都督劉玉總
兵都御史項忠督師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合勦賊賊走
壁阻深固不出伏羌伯忠佑勇前仰攻中矢石死軍驛督
師忠親卽陣斬千戶以徇陳乃定會彗星出西方廷議討
洵欲濟師忠上書言賊前四出攻剽傷害實多惡盈矣今
入山自保譬虎已投奔卽咆哮無所用之我師憑仗皇威
氣直以壯今圍守甚固破壞可必無爲濟師且京軍脆怯
卽至無所用兵志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焚惑守嚴
卒以成功今彗西出殆其類也於是閭閻學士時毅然任以
爲觀頂疏曲折知賊不足平也已大兵移據水草以困賊
賊益困相持者百日賊定方事急時中議者扇訛言難自
持而賊氣驕日率驍騎日劫營月陳大小百餘戰忠披甲
冒矢石親督師不少追文升頗勸其自愛忠曰奉命討賊
久無成功死所甘心何謂自愛乎凱還具奏言固原延袤
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爲賊巢穴爲北界所出後此要

當守而惟一千戶所厝其間軍少勢孤此劇盜之所以陸梁也州北西安廢城距固原三百餘里爲敵衝宜添設衛所以填之便奏可而事平河套者黃河北折入敵中已復南所謂千里而一曲者也周漢朔方秦所取匈奴南地夏勝連勃勃之統萬城唐張仁愿築受降城於此而宋趙元昊據寧夏因以爲國固套三面阻河土沃饒畜產可耕種南切近榆林東至山西偏頭關西抵寧夏幾二千里南至遼北至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明初卽受降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遼兵登東勝城一憑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遙敵匹馬一人不能隱匿

明書

卷七十四

七

城輒痛哭引去而套爲內地敵居沙漠河限之伺冰凍乃入冰欲解輒去而遼人惟獨防秋冬春夏得以其餘力田套中修城敵往來益遠或窺遼東或犯宣大或走寧夏越浪甘肅伺間入非久輒去而延慶爲內地迨東勝內徙套險固不守而敵始渡河景泰初敵乃犯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始矚知河套地肥美時出入圖儻向不敢入居成化初毛里孩始劫中國人爲作使因入套遂駐其中大同總兵楊信疏請勦閑學士賈至其議下兵部會官議搜套務盡絕其本根且言秋方熟敵必入掠卽延慶慶問宜推擇將帥統步騎大驅疾入得盡平部諸召信

受成筭會毛里孩寇大同陽求貢而罷於是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不下五百餘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八分兵而備則勢分載糧而行則不繼遂棄寧夏外險莫之守守南河矣又明年給事中程萬里言兵志有言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毛里孩以士達嘯聚日夜伺欲犯遼臣伏計河套距遼僅二三百里彼客我主以客就主以主制客此可敗者一敵自恃衆強併吞諸部志滿氣驕馳驅不息士馬僊頓此可敗者二比聞散逐水草兵力四分此可敗者三誠選京師宣大勁兵四萬人擇驍將統之嚴賞罰先謀知所在出不意徑潛搗其巢破之必矣

明書

卷七十四

七

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其事也今及寇未發宜早圖欲守則飭兵毋徒以文移故誤遼下廷議命吏侍郎盛銓行視議上方畧盛還言套地沙漠水淺難駐牧春邊霜早多不可田故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爲長便宜令守臣刻削邊垣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而土兵助之事復緩後五年兵尚書白圭復發其議總督御史王越欲備敵且自爲功以延緩士卒衣裝壞馬死者過半請暫休得而奏越既召而寇擁衆驟渡河詔武靖及越刻日行會輔病越獨將謀知寇出它掠遣老弱千可擊乃選精騎萬餘自塞齊七日糧盡伏夜行每二舍

明書

卷七十四

三

伏兵數百人使休以待事行四日天未明至寇營縱火焚其帳而萬騎齊噪之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牛羊器械無算寇巢穴諸畜產畢盡寇聞自外疾走還則廬帳皆燬乃相向慟哭而悉力追我師越結陣徐行殿者陽與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發掩擊大破之敵恚猶未憐再鬪再遇伏乃大慟渡河逐自是邊無寇患者二十年而言官糾以爲幸勝濫功上曰濫功固罪敵遠遁不無功詔勿問明年始加官保增俸掌都察院事越抗言將士功大賞輕乞移已官償之不報後以從大闢直出大同襲破威寧海願得封威寧伯翰林崔銳溪嘆以爲越出奇取捷於邊功甚偉夫忌功媚才心慘干戈戰諒哉先是延綏紀功兵郎中楊琚言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營堡疎兵少而套口數爲患臣訪有百戶朱長者年七十餘自幼行游河套熟其地謂臣言套內地廣腴有鹽池海子之饒葭州民多種食其壤地正統間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東勝河西岸起一顆樹至榆溝紅鹽池至寧夏黑山嘴等處立城堡十三墩臺七十三東西七百餘里隔一河而氣勢直與偏頭寧夏接爲扼敵而衝其腹心雖議者以地平漫難據已之誠將延綏一路營堡移置直隸中雖不免暫勞實永世之利也詔會官議延安知府王

明書

卷七十四

三

言神木府谷等縣堡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濶疎撫按分巡罕有至者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至衣食不給戰馬不飼器械不修敵猝至誰禦乞行撫按分巡官嚴追詔兵尚書王復行飭邊復疏言臣奉命東目黃河府谷堡西至定邊營抵寧夏花馬池東西紮紆幾二千餘里平漫多沙無險險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地錯互不均多寫遠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顧在其外遇敵警傳報倉卒卽調兵無及虛聲應援而已須改城堡增墩臺庶溝塹高深足以防阻城堡寬大足積芻粟容容兵墩臺稠密聲勢聯絡而緩急足策應也詔允行當是時明初健將士既盡敵入套盤結居內而塞垣覆在其外議者爭言修築爲內防計矣其後都御史余子俊撫延綏行視邊相度邊形勢往往徒步盡數千里咸得其要傾乃盡便宜上報可下於是大興修築先是正統中實始城榆林未設衛至是子俊乃益廣其城增管堡置榆林鎮屯重兵而榆林遂爲雄鎮已改尚書督宣大軍子俊具奏言臣熟觀大同地方於宣府等而山川平曠惟車戰爲便遂大造戰車當是時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亦修寧夏邊多完固而馬文升時撫陝西人稱爲三巡撫焉弘治中朝廷清明而中外皆心體國爲經遠計馬文升劉大夏相繼爲本兵文升具

薊宣大同三鎮既有鎮守太監而各路復有分守守備監
鎗等內臣三鎮關塞城堡遠者相距不過一二百里內官
至數十員每員軍士後占並數千人大半多納月錢絕其
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因以掣肘乞取回以靖邊已陞
平涼廣開城爲固原州設鎮置總督其中而都御史計進
督大同數條邊事上文升知進才輒覆允戎務修飭□□
小王子憚進名數貢馬爲好進善撫之故河曲無敵患而
內地稍寧然東勝終已不復法久復玩邊墻日頽薄不治
而□□加斯蘭每八月自西河入套中圍獵春河開出
剽宣大以爲常而承平益久兵益脆不任戰七年秋火薩
喇書

卷七十四

三

往往重賊計中將今沿邊至腹裏分爲四路以定邊興武
花馬池靈州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一
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鎮戎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爲庭除
以安定會寧隆德平涼一帶爲室與行令總副參遊分地
駐劄聲勢聯絡並力防禦分布既定謹烽堠據要害守水
頭以待會寇始至謹毋與之爭鋒入城堡以避待其深入
左右鎮襲踪而躡其後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寇
所欲當則堅壁清野以老之使不得送待其隋歸然後以
重兵衝其腹心出其後背盡則追鋒絕路夜則剽牧劫營
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衄豈能
善其歸哉又言寇自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
橫肆無忌有年所矣今冬河凍必深入套自非撲搗巢穴
患未已也臣非不知來戰去守爲禦賊之常理庭掃穴非
帝王之得已况河套本內地而彼據爲巢此田中之禽利
用搏執因非稱兵于陰山之窟穢血于不毛之地喜功好
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爲今宜調宣大二鎮遊騎官兵於
延綏中東二路駐劄聽張安節制寇若止在套驍牧未嘗
擁殺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如仍前深入腹中略
邀截之兵固壘不動行令東路參遊部爲奇正列車爲
掃形便爲營務使聲勢相聯前後相望以進搗之既近賊

卷七十四

三

壘奮勇疾前衝其腹心拾其贏而戮其壯從奪其銳馬而縱其牛羊大兵仍堅整嚴備不許輕動伺我兵還而寇稀突則或爲羽翼或爲後殿而霆擊之則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勇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孰快于此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勅兵部詳議亟行已又言臣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漫衍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敵衆拆牆而入犯環慶固原深入平鳳臨鞏其間土漢雜處僞兵連禍結內變因之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中都御史徐廷璋余于俊等修築邊牆敵不爲患邇自花馬池折牆而入戕破內地始我邊牆爲不足畏寧夏鎮巡屢乞築濬提督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總制尚書秦紘僅添修四五小堡敵復自花馬池清水營深入戕破曾不能少有禁禦臣始至鎮以坐談不如親見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其急務約之四端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夫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

明書

卷七十四

三

之蔽張仁愿之所以距突厥也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險矣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避千餘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寇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誠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得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固其上矣卽不然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禁飭雖非上計猶愈無策醜寇聞之未敢輕犯而我得休養生息以爲後圖則東勝又豈終不可復也哉故臣竊以城延綏至急也自延綏定邊營迤東石勞池起至寧夏橫城三百里沿途墩臺間多填塞獨興武清水卜刺紅山四堡切近邊牆易於防範其餘城堡俱各絕遠聲勢隔越且垣低堡淺墩臺稀疎前被敵衆窺伺中無大兵阻遏賊衆填壑而進開挖邊牆一日可二三十處敗軍往往逃竄烽火不接縱使徵召客兵而牆外平漫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無隙可據難以遏其初至之鋒長驅一日夜則已至固原矣爲今之計必於舊牆內外幫築高厚牆每里築臺三每臺離百二十步傍堡於水草要害有水草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畧與邊牆等他所空缺亦增築焉復濬壕塹設鈴柝張旗幟令連貫相應分委守邊者協同守備分轄防護其

明書

卷七十四

三